

黃詠詩 在寒武紀喝一杯威士忌



《寒武紀與威士忌》，有點錯配的荒謬感覺。黃詠詩口中「侏羅紀的friend」寒武紀是一個存疑的年代，在那遠久的時空中，生物物種突然大爆發。在那之前能找到的生物化石幾乎沒有，寒武紀卻突然爆出超多化石。連達爾文都說，如果搞清楚寒武紀為甚麼那麼多化石留下來，可能他的整個進化論都會被推翻。黃詠詩說，我們這個年代就好像遙遠孤清的寒武紀，資訊爆發，但是很寂寥。至於威士忌，那是自己的獨酌時光。放得久了，味道一層層地變。

被浪費的青春，被遺忘的希望，還有無盡的寂寥，似乎就是《寒武紀與威士忌》的主調。這也太沉重了吧？別擔心，看看這個戲的前身《娛樂大坑之大娛樂坑》，在黃詠詩招牌的「爛gag式」黑色幽默轟炸下，觀眾笑了哭，哭了笑。劇場中一陣陣滲出來的，是香港被遺忘的70後們遊蕩又空虛的青春時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黃詠詩。尉璋攝

強烈劇透：住在大坑的女主角阿紀選擇在每年中秋最熱鬧的舞火龍之夜結束自己的生命。阿紀無業無婚，正是被香港遺忘了的70後。她的母親遇車禍身亡後變成幽靈，不停穿插女兒和朋友間荒唐的生活中，令阿紀不勝其煩；傷痛的離婚令阿紀對感情失去信心，朋友的亡逝令阿紀接收了她遺下的一頭貓；獨居二樓的癡呆伯伯臨終前告訴了阿紀他的秘密，令阿紀生無可戀，終於決定了斷一切。

唐樓縮影

阿紀為甚麼要死？這不是懸疑故事，但其中的千絲萬縷也只有看過了演出才能體會。黃詠詩把前作《娛》改寫，加進了新故事和新角色，變成全新的劇本，自己更親身上陣扮演阿紀，還請來這兩年合作無間的李鎮洲，以及陪伴香港70、80後長大的兒童節目主持人譚玉瑛和曾奪得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悲/正劇）的黃呈欣一起玩轉大坑唐樓。最有趣的是，要講香港最本土的人和事，黃詠詩卻找來英國人莊培德（Peter Jordan）作導演，難道想玩Crossover？

「莊培德很有趣，他是個出生在香港的英國人。他的爸爸和爺爺都曾經是英國政府中的高官，是能講流利廣東話和寫中文的英國人。莊培德從小是馬姐帶大的，6歲時跟着爸爸回到了英國，後來又回到香港，他對這裡有情，覺得這裡是他的家。而我們其他演員則是這裡土生土長的，故事也是講我們這幫70後，小時候學英文，很精英啊，全部都想着以

後到歐洲留學再回流到香港，然後作最Top的那些工作。我們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但到了中六、七時，香港回歸了，以前那些期待好像一下脫軌了，我們適應不及。我寫的就是這班人。」

除了一班年紀不上不下，卻已經不知如何發展的年輕人外，黃詠詩還專門為李鎮洲打造了一個新角色。「一棟唐樓的結構是很有趣的，地下是雜舖，舖租很貴，所以上面的房租則很便宜，二樓可能是住了40多年的老人家，再高些是studio，再高些是租不起apartment的年輕人，一棟唐樓有很多年代不同的結構在裡面。」李鎮洲飾演的伯伯就是那個幾乎一輩子都沒有離開這個區的老人家。文革時，他為了保護芭蕾舞舞者而被暴動的群眾打爛了腿，後來逃難到香港。「他身上有幾個信息——你們總覺得這個地方是給英國人霸佔了，但是如果不是被霸佔了，我們還能逃到這裡來嗎？」黃詠詩說：「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對很多人來說是個福地，就是因為給了英國人，很多人走難的時候資金又全部湧過來香港，才有後面的發展。這個地方很搞笑，第一個港督來到時，寫個報告回去說：這裡是塊爛地。然後這塊爛地150年後居然成為了那麼厲害的金融中心，其實它很有地運的，這些機緣讓它一直發展，而我們就在這裡出生了。」

被遺忘的70後

寫香港，寫這幫70後，黃詠詩的故事好像成為了這一代人精神狀態的存照。「我做完《娛》後，茹

國烈先生送了一本書給我，他說，你不知道自己寫了些甚麼，你以為自己寫了一些朋友間的爛gag，但其實你寫了一個你這一代人很重要的作品，因為這幫人是被人遺忘的一班人，他們很厲害，很有智慧，但是整個年代沒得給他們發展。」黃詠詩說：「我打個比方吧，張學友紅到現在還是很紅，為甚麼陳奕迅不能紅到他那樣呢？因為張學友遇到97，所有華人帶着他的碟去到世界各個角落，帶着香港的回憶去了外國。陳奕迅遇不到那個年代，他紅不到那個程度，對他，沒有那份情誼在那裡。」故事中的年輕人好像也是這樣，錯過，或是從沒有遇到屬於自己的時代。

「小時候，我們要用兩塊美金去買一個外國筆友的地址，那封信整整兩個禮拜才能寄過來，拿着信封，你感覺到那個時間，很珍貴。但是這個年代，只用鼠標click一click。這代人就好像看着那些東西在click一click中沒有了價值。我的戲裡面的人都還是很相信那種東西，所以很努力地營造，好像長不大一樣。沒有人逼你結婚，逼你出頭——都已經過了出頭的時間啦。80後都已經30歲了，後面的人都湧了上來，我們這幫人就夾在那裡，不就只有每天用自己的聰明智慧搞搞爛gag，做些很廢的東西咯。『你家裡離婚？很大陰影？別說了，過去了，我們deal with不了，飲！』『我醒目，老闆就當我狗那樣使，但是又不給我升職。』『哇，你遇到這些我都幫不到你的啦，除非你炒你老闆魷魚啦，飲！』很多這些解決不了的東西都會馬上用個爛gag爆了它，這是很無奈的無奈的狀態，很多浪費的青春。青春沒有辦法發展，好像也沒有了一個守護者去引導這幫人。」

人。」

在故事中，黃詠詩還讓很多鬼魂出來「搞搞震」，這些鬼魂可能已經在世間遊蕩了上百年，他們身上是以往歷史中殘留的激情與記憶。「我想透過鬼去講其他人的青春和他們遇到的年代和事情，而他們青春就融在了那些事件中。這些鬼魂都不是標兵式的——比如就沒有孫中山的鬼——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微生物』，希望（為那個時代）出一分力，而這種希望自己出一分力的東西在現在是沒有的了。現在所有的人都是談自己，想自己要怎麼瘋出來。」黃詠詩說：「我在裡面寫了一隻鬼，他只剩下一個頭，是吉慶園的人，當年英國人就是在吉慶園那裡衝過了一道關，正式入侵了香港。當時那裡的村民守着關，死了很多人。這個鬼過了百多年但是還是不相信自己已經死了。最後，女主角決定要死了，就和它說：大頭啊，其實英國人早已經走了。那個頭才很舒服地去了，但是已經過了100年。那個年代他們會為了一些事情去頑抗，就好像辛亥革命的時候那些青春的荷爾蒙會去革命、打仗，我們遇不到那個年代。我們的年代是不湯不水，這些70後就像是很古怪的水早由一樣游來游去的人，我關注的是他們的靈魂，他們的寂寥，他們會問的問題，他們曾經有的希望。」

《寒武紀與威士忌》

時間：11月11日至12日 晚上8時

11月13日 下午3時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查詢：3172 1780

慕達 閃耀舞台三十五年

文：胡銘堯

猶記得1998年德國大禾花的唱片公司Deutsche Grammophon推出德國女小提琴家慕達（Anne-Sophie Mutter）的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全彩色小冊、破格反傳統的硬紙皮唱片封面、高格調的宣傳，引起了樂迷間一陣哄動。當年網絡才剛興起，但已有不少宅男流連在網絡上的新聞組中，高談闊論唱片中慕達的美圖，怎樣令他們迷戀。

慕達在今年8月慶祝她踏上舞台35周年，回顧她這些年間的唱片封面，漂亮的照片與招牌笑容可說是沒有甚麼改變。當然，美麗外貌與優秀音樂沒有必然關係，但古典音樂家有着如此令人着迷的風采，亦着實少有。她最近推出的錄音，有布拉姆斯的三首小提琴奏鳴曲。約30年前，她同樣灌錄過布拉姆斯的奏鳴曲，那時她才20歲。這位小妮子表現出令人出乎意料的紮實、技巧穩健，遇上如第三奏鳴曲終曲般難度高而情感澎湃的段落，都顯得乾脆而爽朗。2009年，她在瑰麗的巴伐利亞亞寧圖書館，再次演奏並灌錄布拉姆斯全部奏鳴曲。她的琴音依舊穩重而沉實，但那輕柔運弓的磨擦聲、仔細琢磨的琴音、輕巧而實在的撥弦，其優美的魔力，都令人聽完後沉思與回味好一陣子。

歲月叫人不斷成長和進步。1978年，就在踏上舞台後的兩年，她被卡拉揚提攜，灌錄了莫扎特小提琴協奏曲，以音樂神童的姿態步上國際樂壇。年輕時，慕達演奏不少小提琴的大作，貝多芬、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的協奏曲，都顯得大師風範。但是，她並不熱衷炫耀技術，反而專注演奏奏鳴曲、奏鳴曲、三重奏等抽象的音樂作品。她把音色一再雕琢，還要令她的提琴運作得如呼吸般自然。1993年，憑着演奏貝爾格的協奏曲，慕達奪得人生第一個格林美獎。

後來，她推出了一張以《卡門狂想曲》為題的唱片，新穎的封面設計成為了自由封面的藍本。有評論認為慕達把這首本來輕鬆的小品玩得像奏鳴曲般太嚴肅和太熱切，她反擊說：「卡門正是個熱切的女人，說她太熱切，或許只是太多男人無法得到她。」《華盛頓郵報》評論她為「小提琴的女神」、「琴音帶着灼熱的美感，色彩斑斕是無人能及」。她其實同樣是一位熱



小提琴家慕達的經典笑容，與她流瀉而入木三分的演繹，令樂迷著迷了三十五個年頭。 Photo © Anja Frers / DG



慕達與德國大禾花的錄音，結集成一套四十張的紀念版。 DG提供

情的小提琴家。灌錄貝多芬奏鳴曲的同時，慕達與將要成為她長久拍檔的鋼琴家奧基斯（Lambert Orkis）攜手，展開了一連串的巡迴演奏會，還堅持一晚演奏5首貝多芬奏鳴曲，其數量教人吃驚。她在訪問曾說：「拉到最後一首時，身體已然受壓，但帶來的卻是樂曲需要的真正寧靜與平安。」她帶來的不單是實在的演繹，還有關高峰般的毅力和實力。

慕達除了大量演奏古典小提琴曲外，更樂於首演及委約新作。1988年，她灌錄了波蘭作曲家魯杜斯華夫斯基（Witold Lutoslawski）的《鏈二》和《組曲》，兩首都是當時最負盛名的魯杜斯華夫斯基題獻給慕達的作品。後來，另一位波蘭大作曲家班特維斯基（Krzysztof Penderecki）也將他的第二小提琴協奏曲題獻給慕達，她更憑這唱片贏得最佳獨奏家的格林美獎。在此之後，她的唱片目錄中包括當代最偉大作品家的作品，有法國的迪蒂耶（Henri Dutilleul）、俄羅斯女作曲家古拜杜蓮娜（Sofia Gubaidulina）和德國的林姆（Wolfgang Rihm），其中不少是題獻給她或是由她委約的新音樂。就連紀念她登台35周年的其中一張新唱片，竟也全都是新音樂，還要是世界首演的錄音。談及自己對當代音樂的熱愛，她曾說：「音樂的感情並不是在1930年後停止流動。這些年來，實在有太多感人而刺激的新音樂。只要音樂有想說的故事，我總有辦法讓觀眾信服。」的確，她演奏的音樂，不論新舊，都有無比的說服力。環球唱片推出一套共40張的慕達唱片紀念盒，集合她由出道到最新的唱片，還包括了其全部得獎錄音，作為紀念她登台誌慶。不論你是否慕達的忠實支持者，這都不單是重溫她鏗鏘琴音的機會——在這限量套裝的精美小書中，還有大量的私人照片和訪問，令人一飽眼福之餘，也可以回顧這位正值高峰的小提琴家，其成長路和對音樂的細緻理解。

活動推介

小號大師Shunzo Ohno（大野俊三）Live in Hong Kong 2011

生於日本的著名小號大師Shunzo Ohno（大野俊三）曾兩度榮獲美國「格林美」音樂獎項，今年他特地由美國重返日本家鄉，在當地成功舉行多場演奏會，並開始2011年巡迴演奏會。11月的香港站，Shunzo Ohno將聯同香港著名鋼琴師Ted Lo、香港首席爵士結他手包以正、東京著名年輕爵士鼓手Taro Koyama以及日本低音大提琴手Shinichi Sato，為觀眾帶來一場重量級的爵士樂演奏會。

時間：11月6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
購票熱線：2216 0801（英文）/ 6293 8294（中文）

W創作社 x 邵美君《Love is Shit 愛是雪》

雪，總是美麗無暇，令人嚮往，但在雪地步行卻要戰戰兢兢，容易跌倒，而且積雪太深，每天打理都會令你煩惱萬分。Shit，總是污穢惡臭，令人唾棄，卻是你終生不能避免的活動。而且如果每天能夠順利進行，更是健康的證明，暢快無比。兩者其實都像愛情一樣。本劇是邵美君的首個獨腳戲，由黃智龍編劇，並由黃智龍及邵美君聯合導演，有別於一般獨腳戲向觀眾獨白的演繹手法，邵美君將會盡顯演技一人分飾全劇十多個角色，演活一個愛情上「瀨晒呀」，但到最後仍能悠然自得過活的揚眉女子「阿雪」。

時間：11月17日至20日 晚上8時
11月19日、20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
節目查詢：9267 2678（W創作社），www.wtheatre.org.hk

太古新力量：「寧峰的巴格尼尼」

中國小提琴手寧峰4歲起學習小提琴，1998年，小提琴大師曼紐因聽過他的演出後寫道：「他的演奏深深打動了我……他的音樂天賦與才能將讓他的前途一片光明。」2003年他畢業於皇家音樂學院，並成為該校建校近200年來首位以滿分成績畢業的學生。2006年9月，他於意大利熱那亞舉行的第51屆巴格尼尼國際小提琴大賽中贏得金獎及兩個特別獎，並獲邀使用巴格尼尼的小提琴演奏。這次，寧峰將與香港管弦樂團攜手演出巴格尼尼超技的第一小提琴協奏曲，載譽歸來的德國指揮大師德爾弗斯亦會帶來美國作曲家斯耶那的《方舟舞曲》及貝多芬大受歡迎的第七交響曲。

時間：10月7日、8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節目查詢：2721 2030（香港管弦樂團），www.hkpo.com

